

距离黄岩县城九十多里,有个榜上无名的小村,叫曾方村。曾方村的所在地,原本是一片荒山野岭。那山叫括苍山支脉,那峰叫南金顶峰,那溪叫黄岩溪。除了这山与这峰有地名外,所有的小山小岭均没有地名,人们只能用“这塔”、“那得”指代名称来呼唤。那时,那里是狗头虎(狼)与鸟类麇集的世界。那狗头虎成群结队地在那茂密不透风的树林子里与海浪样自然生长的竹林里鏖战、杀戮、繁殖、死亡、重生,一代接一代地轮回。那树因岁月久长,顺着自然规律而瘫倒在地,任凭细菌从容地将自己的尸体分解,让新一轮生命在它的尸体上竖起一面靓丽旗帜。那山是立陡立崖的山,如刀切豆腐般峻峭。因岁月之久远与了无人迹,悬崖峭壁上攀爬满各种藤萝。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样子,非常可怕且狰狞,如一条条绿色蜈蚣,沿着那石缝宁死不屈地往高处攀登,形成了一幅人间所说的天罗地网。那悬崖峭壁上,除了藤萝外,只生有两种植物:一种叫吊兰(又名石斛),一种叫铁子松。那吊兰十分名贵,南金实业生产的保健品即以它为原材料,起了个怪名字叫“铁皮枫斗”。那铁子松同样名贵。南金实业用它做的家具,几与黄金同价。南金顶山下盘缠着的那条溪,就是黄岩溪。黄岩溪的滥觞处,即是那座剑指天际的南金顶山。千百年间,南金顶山如一座巨大屏风,一动不动地挺立于东海海沿线上。海洋气流与大陆架气流在南金顶峰面前结婚成亲,经一番云雨交欢后,霏霏雨水即从那团团的云层中千条线、万条线地滴落下来。雨水落在树叶上,落在覆有青苔的岩皮上。那青苔与树叶,由于承受不住雨水重量,不断线地往下

坠，坠下来的水珠融入密覆的青苔中。浓长密生的青苔渐渐饱和，再形成条条水丝，顺着青苔舒展的肢体往下注；注至下一层岩皮后，形成一条小水线；小水线与众多的小水线合二为一，渐成山的毛细血管。这些山的毛细血管聚而合之，形成一条小水流。水的天性是善下。自然形成的水流续而往下走，走至山脚后即与众多的小水流握手言欢，形成一条大水流。大水流再与各山而注入的水流合成一处，于是形成一支先锋部队，这支先锋部队就叫溪。溪的天性勇往直前向东顺势而下，寻找奔向大海的终极归宿。凭着那时间的慢功与它始终如一的追求和坚忍不拔的意志，遇山，它们绕；遇平地，它们沌；遇巨石，它们等待超越，不知探索、迂回、寻找有多少年，终于寻找到一条奔向大海的路径，于是就有一条横穿于黄岩全县的大河流，名叫永宁江。永宁江有两段完全不同的名称：起始段叫黄岩溪，入海段叫永宁江。黄岩溪与永宁江两段间的分界线，在长潭一处名叫临江村的小地方。那段河流的立场极其坚定与鲜明：正中间是一道扭曲的线。线的西边水清澈见底，线的东边水浑浊如泥浆。别看这里黑白分明，却是各种水类动物与飞禽类动物的生死场。生者，各种飞禽与鱼类在这里结婚交配繁殖后代；死者，各种飞禽与鱼类在这里前仆后继地举行葬礼。

距今四百八十多年前，正月十五过后某天上午，有一支曾氏子孙的迁涉队伍沿着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往黄岩县宁溪山区腹地挺进。这支曾氏子孙迁涉队伍的带头人，即是大明名臣曾铣次子，名曾禧。曾铣，字子重，黄岩城关人，才子，年十二即能出口成章。其父经商在外，结识江都好友，托友将曾铣携至江都延师授课，并落藉于江都。明嘉靖八年，曾铣考中进士，始任福建长乐县知县，任满升御史。时朝廷失政，军饷不足，守边将士常哗变。曾铣巡抚山东。平定刘仪后，曾铣遂上疏言事：“民贫不堪重役，请以招集义勇编入，均徭免其役。”山东安定后，曾铣升副都御史。明正德十四年，瓦剌大举入侵，宦官王振挟持英宗亲征。明兵败于土木堡（河北省怀来县东南）。英宗被俘，文武邑从者多死。王振为乱军所杀，史称“土木之变”。蒙古族俺答部时掠边境。曾铣受命巡抚山西，修边墙，制火器，于浮图谷获全胜。嘉靖二十五年，曾铣任兵部侍郎，总督督西三边事务。这个三边总督可不是一个小官，且是一个既管兵，又管民的封疆大吏。曾铣走马上任后，以数千之兵，拒俺答十万铁骑于塞门，命参将李珍夜袭马梁山大本营，迫其退兵。同年曾铣上疏收复河套，建议不拘一格选拔将领，并言治理黄河存有两大好处：

一是管住黄河以防旱涝,二是凭河险遂可限制俺答骑兵。帝准奏,拨银二十万两,同时罢免反对收复河套的延绥、陕西、宁夏巡抚。次年春,曾铣修筑边城,出兵河套,拒俺答求和。六月,调集各路总兵围歼,俺答被迫移营过河。任何一个人的性格,既是优点又是缺点。懦弱之人凡事退让,优点是厚重稳当;反过来胆小怕事,缺少决断力。凶残之人,人见人怕是缺点,然小人不敢蹬鼻子上脸胡作非为。就拿曾铣来说吧,倔强,果断,敢管,敢杀,是曾铣人生最大优点;但曾铣性格中的不肯圆通、不够柔性,又成曾铣人生中最为致命的一个弱点。曾铣手下有一总兵名仇鸾,此人是权奸严嵩亲信,一直对三边总督一职垂涎已久。说不清时嘉靖帝是出于何种考虑,不管严嵩如何举荐,偏没有同意严嵩举荐的仇鸾,却让夏言举荐的曾铣出任三边总督,独揽三边军政大权。大凡是中国人,无不是将朝廷做官当成他唯一出人头地的法码。只要有能当上大官,即将自己的头砸成一枚铁钉,豁出命来往里挤。对于仇鸾来说,眼睁睁地看着煮熟了的鸭子飞到别人的嘴里,那心岂有好受之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与人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所谓的“异性不暧昧,同性不利用”,只不过是文人墨客的一种虚幻理想。当不上三边总督的仇鸾,自然而然就将他的一身冤气与绝望,泼撒在曾铣身上。自曾铣任三边总督起,他一直对曾铣行之冷嘲热讽。曾铣上任时第一次与仇鸾见面,仇鸾即当众人给曾铣以难堪,曾言带毒刺地讥问曾铣:你打过几年仗?曾铣答,一年也没打过。你带过几年兵?一年也没带过。既然你一年兵也没带过,你凭什么任此职?曾铣答,仇将军,本总督什么也不凭,就凭这份万岁爷的圣旨。是啊,是啊,面对嘉靖帝下的圣旨,你仇鸾还有什么话可说?既然是明的抗不了,暗的搞你一下子总可以吧。于是他对曾铣行之暗中抵抗。请他入帐议事,说不来就不来。曾铣下令,军人不可问花寻柳,他偏在外面喝花酒。曾铣下令,不准挪用军饷,他偏要将军饷以投资办实业。初时,曾铣和为贵,忍为高,只是让。某年正月,俺答兵分三路来袭三边。曾铣令仇鸾带三千兵马阻击。仇鸾不发一兵。曾铣问,为何?仇鸾答,要打你自己去打,我不会打。话刚一落,曾铣“飏”地立起:副将不听主将调指,军律当如何处置?手下齐声喝,律论斩!曾铣刚要下令论斩,参将李珍悄对曾铣说:曾将军,此人不可轻杀?为何?他是严嵩亲信。如此害群之马不除,岂不是祸国殃民?要除,不可由你除,当由国除。曾铣一听有理,下令关押。随即上表弹劾。制下。仇鸾削官

入狱。自此，曾铣与仇鸾、严嵩结下生死之仇。仇鸾曾在狱中焚香割指立下血誓说，我仇某人，不报此仇，誓不為人。曾铣在三边任总督八年，确是一位岳飞式将领。此八年间，曾铣做出六件大事。一是搞了个军民联防机构，让三边军民同仇敌忾，使俺答军不敢贸然行动；二是出奇兵将俺答部围困于西山谷，斩首万余，令俺答军前后三次受重创，从而三年内不敢东进一步；三是全面实施军民同垦战略方针，在黄河河套一带实行围地造田，种稻米饲家畜，令三边军队自产自给，努力减少国家军费开支；四是全面废黜赋税时所施的银两外耗，令从中渔利的大小政府官吏，无一利可图；五是连斩严嵩手下的八名贪官污吏与地方豪强，使三边各县政治秩序一片肃然；六是兴修水利，使河套越过黄水之患，成为边塞的一处鱼米之乡。那时的曾铣的确是一片春风得意，曾写下一首诗以示其志：

遥望雁门关，
山高不可攀。
鸟飞青嶂外，
人在白云间。
虎豹千群壮，
貔貅万灶闲。
中原如此险，
保障独惭颜。

尽管曾铣与岳飞一样，有着一颗忠贞报国之心，然而面对着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朝政，你想报国亦是无门。那时，明朝廷的政府官员们，并不全与曾铣一样精忠报国，爱军爱民。软弱、腐败、营私结党，权奸把持朝政，是明朝政府后期最大的弊端与特征。俺答军从这一边打不进，便从另一边打。一掠，二攻，三占。由于贪官们治边不力，失土连连出现，民不聊生，国库空虚。朝廷变成枯树枝上悬着的空巢，在狂风中摇摇欲坠。嘉靖帝自登上帝位后，面对俺答军的不断入侵，采取的手段与任何一位无能的皇帝一样：任凭割地求和，也不愿打仗，只怕“土木之变”再次在他身上重演。那时的明朝，早已没了洪武与永乐时的兴盛之象：一朝文武，为文者贪财，为武者怕死。所作、所为、所行、所立，根本没有从国家大本去着想。朝中有不少大臣，对内凶如虎狼，对外却是膝下自生有媚骨，是百分之百的奴才官、阴险官。尤其是那个阴险毒辣的严嵩，无时无刻不是窥着嘉靖帝

眼色行事。那年廷议，右相夏言力争调动全国军事力量，将俺答部赶出河套。嘉靖帝只是私下里哼唧一声：又是战，又是打，叫人心中烦不烦？右相夏言为人忠厚耿介，自然不知弦外有音；但机智且聪明的严嵩，立刻掉头主和。忠臣与奸臣的最大区别只有一点：忠臣只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原则问题上不顾生死，寸步不让；奸臣却是投其所好，只会顺竿爬。三次朝议，七个回合一过，嘉靖帝却不听忠臣夏言主战一言，居然同意俺答部所提出来的全部条件。面对着嘉靖帝的软弱与无能，面对着权臣严嵩的主和，一直坚守边疆、浴血奋战的将士全都跳将起来。成千上万的喉咙铿锵有力地发出呼唤：这叫什么事儿？我们成上万条的小命就这样白丢了？我们身上的血就这样白流了？那时，曾铣在军界享有极高的威信。一次三边军事会议上，众将士极力要求曾铣上疏，劝嘉靖帝放弃这种给国给家带来大不幸的念头。嘉靖二十五年八月，曾铣连夜写一份上疏《重论复河套疏》，言语极为尖锐，口气极为强硬。曾铣说，土是国之基，民是国之本，面对永不知足的豺狼虎豹，不打死它，何可割肉求安？倘若如是，将国之不国，帝位何可久长？内外交困，卖地求和，只有昏君才能作出此种举动。一个明君何以能出此策？曾铣铿锵有力地要求嘉靖帝“清君侧”，有大奸臣当朝以绝亡国大患。曾铣的同僚们见此疏后，大惊，劝曾铣，你别再向皇上要军费再提与俺答军决一死战收复河套事。同僚一说，这天下是朱姓人的天下。贵为天子的朱姓皇帝都不想要这土块，做臣子的还要它做什么？同僚二说，独木难支将塌之厦。满朝文武只有一个夏言想打，你一个小小的边关总督，万一惹得皇帝老儿心烦，给你加上一个以收复河套之名图狼子野心之实，你头颈上的这颗脑袋还能保住？曾铣不听其劝，黑脸回应同僚说，家即国，国即家，堂堂七尺男儿，岂可置国家大利而不顾，苟且偷生耶？疏一上，严嵩拍案大喜。接疏当日，严嵩遂向嘉靖帝秉报，加之严嵩添油加醋的一说，嘉靖帝怕的是“土木之变”在他身上重演。严嵩一看时机成熟，遂行借刀杀人一法，力致两位主战派国之重臣于死地。严嵩内外勾结地着手做出两个大动作：一是发动言官上疏，言收复河套是“轻启边衅”；二是勾结曾铣的生死仇敌仇鸾，并让仇鸾向当朝皇帝上疏公开诬蔑曾铣在三边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等三条大罪。严嵩麾下的虾兵蟹将们一出手，糊涂得不能再糊涂的嘉靖皇帝，亲下圣旨先将夏言罢官，后将曾铣逮捕入狱。尽管曾铣遭逮捕，嘉靖帝却不敢下令杀。一怕曾铣深得三边民心，二怕杀曾铣实无其名，

杀后会引起民变。借着罪名不正，不敢定曾铣死罪。严嵩深知曾铣不是那种说变就变的软蛋，一旦放虎归山必后患无穷。两阵对决，万不可行妇人之仁。一旦放掉曾铣，死的将不是夏言与曾铣，而是他。经严嵩多方苦心经营，最后终于以交结近侍以达谋反，逼嘉靖帝以逆反罪定讞。嘉靖不得不下旨，将曾铣妻与他的长子流放两千里，将曾铣处以死刑。在家天下社会里，人治大于法治，权力统吃，你曾铣除付出生命的代价外，还有什么办法？行刑那天，曾铣拖着沉重的铁链走向刑场，他那脚踝上流出来的血把路面染得一片通红。成千上万市民，头顶香盘、祭品，跑在路上泣拜。老百姓是什么？说到底你不过是一棵小草民啊，即使你哭得天昏地黑有什么用？胳膊岂能拧过大腿？临刑前，曾铣心不跳，气不喘，当众向监斩官要下笔与纸写上一句，“袁公本为百年计，晁错翻罹七国危”，然后大笑三声，引颈受戮。史称此案“天下冤之。”

时黄岩盛传朝廷将曾氏一门全部杀绝。曾铣次子曾禧决定连夜率黄岩城关曾铣嫡系族人，迁入宁溪山区腹地。曾禧率曾氏族人，翻山越岭至宁溪山区分水岭。曾禧见分水岭山口路上倒有一上了年岁的白胡子老汉。曾禧见这位倒路老者因饥饿而发痧昏厥于此。大凡是人，身上总存有天良。曾禧立刻上前施救。曾禧施救方式极为简单：敲碎一口碗，用碗茬子使劲往他身上穴位刮，刮得黑后，又用针扎他十只手指头。如此双管齐下，终于将那位倒地的白胡子老人救起。救起后，曾禧速将他们随身所带干粮与他吃。那位倒路的老者恢复元气后即询曾禧：你们是从何处来？到什么地方去？曾禧告知老者，他是曾铣次子，名曾禧，父亲让当朝大奸臣严嵩给杀了，严嵩怕黄岩曾氏子孙复仇，要对黄岩曾家子孙行斩草除根，他不得不率曾氏子孙往宁溪山区腹地立村藏身。那时，黄岩宁溪山区且是一片蛮荒之地，一山让开一山拦，溪流纵横交叉。那位长有白胡的长者说，你父亲是条汉子，虽死犹荣。我给你们指个风水宝地，你们去那儿安家吧。曾禧问，在何处？白胡子老汉遥指南金顶山中那处大裂谷的山与水，对曾禧说，顺此岭下去，有条溪，叫黄岩溪。黄岩溪源头处有座山，叫南金顶山。南金顶山边有一个大深谷叫大裂谷。大裂谷中间有一块大盆地，叫南金盆地。这地方是黄岩宁溪山区唯一的风水宝地。四周有龟山、鹤山、狮山、虎山、蛇山。得龟山之精华年庚长寿，得鹤山之精华则聪明清高；得狮山、虎山之精华者，有威有武；得蛇山之精华者，子孙聪明且灵动。若你不是曾铣之子，我决不告知，但愿曾氏子孙能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代子孙将不出武将军也得出文状元也。言讫，白胡老人遂化清风而去。是不是真的有此事？一切时过境迁。《曾氏家谱》所载文字，带有强烈的神话色彩。但事实是：大裂谷这块风水宝地，给黄岩曾氏子孙在生死抉择中带来希望。人是凭着希望活在这个世上的。人若是没有希望，谁愿意在这血腥且炎凉的社会里活下去？正因有美丽的希望，人类才可在连绵不断的罹难中坚挺着活下来。那年，曾禧率着一百多名曾氏子孙，终于找到这处生于宁溪山区腹地的风水宝地。那年，曾氏子孙斩木为居，临溪建起第一排茅厂房。那年，曾禧将他们落脚藏身之地称为曾家村。那年，黄岩曾氏子孙重新恢复曾氏名行：“开启泗守经，光厚淮允廷。元秉文公汝，良尚宗景定。承大德希孔，清朝维子卿。英贤端茂盛，俊士协思抡。”

距今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正月初八，仙居上张村，一名方铎的族长，率着他的方氏子孙，从仙居迁入曾方村。仙居方氏其高祖名方孝孺。方孝孺，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鲁迅先生曾称方孝孺为台州式硬气的代表。方孝孺，宁海人。那时不是现在，现在宁海为宁波市辖管，那时的宁海与乐清同为台州郡。方孝孺是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学者，建文帝老师。方孝孺事迹与行状极多，此处暂不表。关键要说的，则是他身上独有的台州式硬气。正因有了方孝孺，才让“台州式硬气”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得以壮怀激烈地上演。朱棣兵变后，建文帝不知所终，满朝文臣因行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对朱棣的篡权行为极为不满。出逃的文臣达四百六十三人，迎奉的大臣只有二十四人。武将全都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易帜称朱棣为帝。独方孝孺领着最后那些不怕死的文官，不逃也不走，只是身着重孝，躲在家里号啕大哭。朱棣登大宝后，三番五次请方孝孺上朝，方孝孺坚不上朝。朱棣最后不得不派兵将方孝孺抓押至朝廷。方孝孺登上朝堂后，所做二事非常人所能为：一是全身着孝，二是当着朝堂哭天咒地。一个新皇帝登基，则是举国大喜事，臣工们穿红衣服都来不及呢，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居然是身穿孝服上朝不说，且当着朱棣的面号啕大哭，这成何体统？关于朱棣夺建文帝皇位是否正确，叔侄间的争夺，姑且不必论及，然在对待方孝孺的问题上，朱棣还是有着极大的忍耐度。朱棣很想收服方孝孺的心，再借方孝孺之口，收服明初知识分子的心。朱棣采取的态度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但方孝孺身上有着台州人鲜明的地域性格，就没有那种识时务为俊杰的“圆通”本领，身如方

木移不得半步。从历史资料上看,朱棣几近低三下四地恳求方孝孺为自己起草一份即位诏书。面对着此情此景,换个别人也许早就见好就收;独这位以“硬头颈”著称于世的台州老爷子,说什么也不买朱棣的账,瞪两眼不给朱棣起草。朱棣说他此举是学周公,他反问成王安在?朱棣说,建文帝死。方孝孺说,何不立其子?朱棣说,他子太小。方孝孺说,何不立其弟?朱棣说,这是我们家事,不用你多管。方孝孺答,家国同构,为臣子者怎可不管?气得朱棣放狠话,你如果不听我,我可要灭你九族。方老爷子居然掷地有声地回答朱棣说,你手中有杀人之权,你灭吧。就是灭我十族我也不给你写。人活一口气,虎图一张皮。人与人一话赶话,在人治社会里,那麻烦就会惹得很大。朱棣毕竟是个武勇之人,生性极刚。他能如此低三下四相求,早已超出他性格容忍的范围。况且是你这么一位手无寸铁的文化人。方孝孺此言一出,朱棣气得浑身发抖,下令灭方孝孺十族。半个月,方氏一门杀有八百多人,不说是血流成河也差不哪去。此案曾是中国历史上文人世界的第一大惨案。难怪后人叹曰,读书种子自此尽矣。时在宁海的方氏家族为避杀戮与灭门,不得不更姓分头出逃。一支入黄岩,一支入仙居。迁黄岩者将他们更姓为项,唯将所居一山称“方山”;迁仙居者更姓为张,所居之地称上张村。唯有横跨于永安溪的石桥定名为方桥。至明灭,清顺治入北京,两地方氏子孙才敢复姓为方。时仙居方氏族长名方铎。方铎生有四子。因方氏辈份排列以金、木、水、火、土列序,故将他所生的四子中全带有木。长子名方杨,次子名方楨,三子名方树,四子名方杼。身为长子的方杨一直在家务农,与父亲方铎一起承担着家庭生活重担。原本他们在仙居上张村一直过着与世无争与人无求的清静生活。至清宣统元年,一个偶发事件,瞬间改变了仙居方氏的命运路线图。方铎长子方杨,因岁月久远和男女遗传交替作用,早就失去祖上方孝孺的文化人特质。环境可以塑造出各种完全不同的人。在没有安全岛的丛林世界里,弱肉强食,人必须有着强大的体魄与力量才可生存。方铎生的这位长子,性格厚道,为图护人身安全与生存需要,不得不弃祖上传之文改而习武。十三岁起,方杨即跟从天台武师周永广习武。二十三岁后,方杨长得魁梧高大、肌肉贲张,强健有力,人称之为“牛”。后人们叫习惯了,反倒忘其真名为方杨,以绰号称他为“方牛”。

光绪三十四年(1908),朱溪镇三八集市。方杨挑着一担柴,从上张村挑至朱

溪出卖。柴卖后，得铜钱八文。时方铎家生活极为贫困，不说是前穿后亮，纸壁为墙也差不到哪去。一因方铎身体被生活与时间所劫掠，二因母亲累年不弃药罐。他只渴望有东西来填满一家五口腹中五个无底洞即心满意足。方杨卖得柴后，持八文铜钱去朱溪镇盐厢买盐。别看现在，盐与粮食皆是政府关注民生的重中之重；只要米价与盐价一走高，政府部门即会派人前来监管，轻则责罚，重则判刑。那时，可不是如是。就官方论，历代盐税为政府财政收入大头。对私制食盐与私贩食盐者，往往出重拳以击，且行严刑峻法：“诸犯盐一斤，笞四十；二斤加一等。十斤徒刑一年；两百斤配本戍，三百斤流三千里。”既然食盐是官家专卖产品，当由官家据民力民本所需统一经营；然在那个人治大于法治，权力凌驾于一切的家天下社会里，法律从来形同虚设。清朝起步前的康雍乾三朝尚可，台州一府因犯私盐而被判刑者达四百八十二人。至清朝末年，乱象四起，中国大地早已成大罗马帝国的角斗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子泥，渐成社会共识。那时大清帝国，活似一位腐朽的耄耋之人，一身血脉均现梗塞，且地方官员早已是馒头大于蒸笼。中央集权一旦失控，势必导致各自为政。台州官府的政要们呢，更是贪婪成性：能捞圆即捞圆，不能捞圆者则捞汤。凡有一利可图，不是敲骨吸髓，即是雁过拔毛，鹭鸶腿上劈精肉。人类社会最怕的是什么呢？一是无仁，二是无义，三是无礼，四是无智，五是无信。无仁必无义，无义必无礼，无礼必不知耻。一旦无耻之事不耻，“厚黑”二字盛行，中国原本固有的超稳定社会伦理架构随之解构，并出现雪崩式的大溃塌。美德不得不为邪恶让道。就这百姓日常必需之盐，过去从不敢有人轻易染指，而现在居然成为政府官员的饕餮大餐。原本每斤盐本价只一文，因官府官员从中分肥，一夜间连翻十倍，每斤盐的价格翻涨成十文。此种价格，对于台州府东南部分地区的富裕户来说，不过多拔一根毫毛；而对于大批凭山为生、吃上顿愁下顿的西部山民来说，却是难以逾越的珠穆朗马峰。山民们熬筋苦肋一整天，或是从山上砍下一担柴，或是面目如龟开窑烧出一箩炭，下山交换只可得七八文钱；一至盐厢呢，却是换不得一斤盐。台州有两个地方历来是人们居住的生死场：一是东部海上渔民。海上渔民，不出海则已，一出海，是生是死皆不由己。出海前，人尚且活蹦乱跳，一阵台风袭过，浪击船翻，倾间尸骨无存。由是出海人能死在家中即是大福份。台州石塘多婊子，愿意购死过人的旧床为婚床，原因就出在这里。二是西部山区山民，“十里长山岗，走得人黄胖”。

论吃，有蕃薯，有洋芋；论住房，有茅屋，有草舍。唯有两样东西，一布、二盐，山民均不可自决。尤其是盐，号称“百味帝王”。药有佐、吏、司、寇；味有甜、酸、苦、辣。任可千日无肉，不可一日无盐。西部山区日常生活中，或咸菜、或豆腐、或笋干；或青菜、或野菜、或南瓜、或洋芋，全离不开盐。一旦失盐，山民手骨绵软，岂可生存？无论何时，生存永远高于一切。方杨至朱溪镇购盐，至盐厢后，一打听，每斤盐价格涨至十文。方杨大惊问：盐价为何如此之贵？答，山头末佬，这你可管不着了；我有盐，你无盐。我想卖多少一斤，即卖多少一斤；决定权在我不在你。方杨嚷说：你们这些奸商，如此心狠手辣哄抬盐价，落井下石，岂不怕报及子孙？此言一出，即惹恼时朱溪镇大盐厢老板朱雄林。朱雄林，朱溪镇人，为人性恶，生有一脸横肉不说，且黄睛鹰鼻。有相者云，此人贪酷无度，心少良善。就因朱雄林的不择手段，横行乡里，渐成地方一霸。朱雄林仗着自己与当地官府穿有连裆裤，从不将他人当人。方杨一言正好戳及他人生的柔软处，原因是朱雄林尽管拥有的财产可笑傲一乡，但家中一妻四妾，这么多年却从不曾给他生下一男半女。朱雄林以为方杨指桑骂槐，勃然大怒：你他娘的算什么东西，敢骂我断子绝孙？你不睁开狗眼好好看看，我朱雄林是何等人？就此一言，不得不令方杨动上真格。方杨拄着一根短柱说：你与我有何不同？仰转一根金条，扑转一口猪槽。所不同，你有钱，我无钱。我只怕你多得不义之财，遭天恶报，所以你断子绝孙。朱雄林听罢，怒不可遏，口喷白沫地跳脚狂骂：来人哪，这小子骨头痒了，不给他点厉害看看，不知马王爷头上长有八只眼！朱雄林话音刚落，店中蹿出三位身着软裆黑衣、戴有铜护腕的打手，分东西南三面围定方杨，拳打脚踢齐着登台演奏。狂乱旋律，终令方杨怒不可遏。台州西部山区山民，生于山，长于山，吃于山，其性亦如山。山的特点是什么？坚而不移，威而不发，静而隐忍；一旦突破情绪控制底线，回应的必然是天崩地裂。对方三大拳一过，方杨一腔怒火中烧，腾身一跃出圈外，冲至台阶，抡圆冲杠，举臂狂喊：这个世道，让我们穷得连盐也吃不到嘴，不反还待何时？就此一喊，如若干柴引火，围观近百名山民，无不是报以热烈响应与拥护。百余人蜂涌而上，所有食盐全部被抢。朱溪镇唯一的大盐厢刹那间被毁得一地鸡毛。朱雄林与他手下三位狗腿子全被打死。既然出手见红见死，台州人那种轻生死、不计后果的地域性格开始从暗流上升为洪流。一不做二不休，横竖是个死，不如轰轰烈烈来个痛快！

方杨据寨立岩,正式扯旗造反。

方杨第一次召集方氏宗亲们集会说,天下将相无种,得道者得之,失道者死之,与其窝囊受死,莫不如雄起而活着。

方杨第二次率一百三十人捣毁后里镇盐厢。方杨第三次率两百三十人捣毁李溪盐厢。三处盐厢一捣,急报四起。官帮官,水帮水,撑船老大帮水鬼。面对着利益共同体,台州府不得不对仙居县知事汤寿潜下有命令。汤寿潜急调上方、朱溪两哨所三十余名官兵,前往围剿。两军对阵。方杨拔步上前,抡起手中长冲杠,接连撂倒十八名清兵。清兵见况不妙,不敢再战,只得退走。宣统元年正月初二,方杨率众第四次出击,捣毁下陈盐厢。周边村民一百余人乘机得便涌前将所有屯积的食盐抢得一干二净。宣统元年正月初三,台州知府许邓起枢听报后,大为愕然:台州民风如此强悍,一旦起事,尤如星火,瞬可燎原,不镇压,还待何时?即派出一千八百名大清官兵,荷枪实弹前来朱溪镇镇压。许邓起枢可不是别人,他可是曾国藩的同乡,极善战。许邓起枢即率台州府官兵采取分兵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不待方杨得至消息,遂将方杨所亲率的众人围了个铁桶一般。方杨一看,自己再与之对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拿起鸡蛋砸石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方杨遂率他手下两百三十名仙居山民死战,终从一缝隙中免脱,蹿入括苍山深山老林。中国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还往复。前人演过的电视连续剧,后人只是改变时空与人物,故事情节总一成不变地演绎一遍。这就是当下人所说的“路径依赖”。方杨不得不与台州历史上任何一位绿林好汉一样,逸至括苍山落草。可怜的是当地那些手无寸铁的草根百姓啊,面对着疯狂且绝无人性的国家机器,他们有何自卫能力呢?大屠杀将临那夜,方家族长方铎忽做有一梦。方铎梦见台州方氏老祖宗方坤要他立刻带着全上张村方氏子孙离开仙居上张村,沿着永安溪一直往黄岩方向走,遇“曾”即是我仙居方氏的新家。方铎大惊而醒,一看时值子时。那时,中国人因生存极为不易,对梦之类的事情极为相信。况且打从方氏老祖宗方孝孺被杀后,方氏子孙就梦见一身是血的方孝孺,让他们更姓往黄岩仙居方向逃,不然方氏子孙将无一幸存。于是在宁海方氏子孙立刻兵分两路率族人潜逃。如今,方铎再次梦见本支祖宗方坤如此嘱托,这还了得?在方铎惊出一身冷汗之后,即披衣跑至村口,狂敲起那口悬在村口的大钟,将上张

村所有没有跟着方杨造反的方氏子孙喊起来，动员方氏子孙离开仙居上张村。就在方铎率着一百多位男女小孩沿着那九曲十八弯的山路，朝黄岩方向走时，许邓起枢率着大清国军队大摇大摆地走进上张村。许邓起枢一率兵入上张村，可怕的大屠杀立刻开始：三十四位说什么也不愿跟方铎走的人没有一个活下，五百一十二间民房被焚。上张村在火的拥抱中变成一片焦土。

七天七夜过去。

仙居上张村的一百多位方氏男女小孩来至曾家村。

2

方铎面见曾氏族长曾清泰。曾清泰，字商民，曾氏第二十七代孙。他是如何当上清朝参将的？《曾氏家谱》中一直没有明确记载。《曾氏家谱》中只记载一件事，说某年，年近五十的曾清泰任舟山参将，膝下却一直无子女（黄岩宁溪曾氏有个无法解释的怪现象：凡曾氏子女来到人世间时，其父年龄一般趋迟）。尽管曾清泰娶原配张氏，夜夜点香拜佛，求神问祖，都不曾解决实质性问题。随着夫妇二人年事日高，曾张氏几次劝曾清泰纳妾，曾清泰就是不允。曾清泰对曾张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天予之则受之，天不予则不求。况且曾氏一门有族训，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知彼知己，将心比心。我年近五十而娶妾，岂不是祸害良家女子？曾清泰是什么人哪？那时，曾清泰是黄岩溪唯一的一位“将军”，又是曾氏一族族长，曾家村一村之主。曾清泰不同意娶妾，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只可瞪着两眼看着老夫老妻二人走进又走出。直至曾清泰五十一岁时，事情出现逆袭性变化。那年，曾清泰巡海偶过舟山，见桥头跪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头

发乱如草岗，后领上插着一根草标，一身邈邈如“大贫”（讨饭人），正在那里向行人自我叫卖。曾清泰虽为一赳赳武夫，曾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乱军中前后多次救曾国藩，血染战袍尽赤。他心硬如铁，不知为什么一见有女子这种样子，心中那块柔软处让上天的拇指抚动一下，顿时动了恻隐之心，遂上前俯身让那小女子抬头来，容他一观。跪在桥头那小女子，并不多言，只是平静抬头让曾清泰“观”。就这一“观”，让曾清泰观出点名堂。曾清泰见那女子长有一脸异相：面如皓月，目如点星，耳珠朝海，额正中处生一颗红痣。曾清泰记得他任曾国藩警卫时，曾大帅曾亲口对他说过，人皆有相。相好，其命即好；相不好，其命即不好。女人额上有红痣，耳珠朝海者主贵。直觉告知曾清泰，此女决非平常乡间草根。出于一种好奇与探究，曾清泰的目光遂与此小女子目光平衡焊接。这一焊接不要紧，曾清泰瞬时深感小女子目光中暗藏鱼肠剑。你今年多大？十七。你家出了什么事，怎么自己插上草标来卖？我家人全让仇人给杀了。谁杀了你的家人？黄金龙。曾清泰大吃一惊。曾清泰是大清国军人，日日在海上这条线上走，他何不知黄金龙这个海上大绿壳（海匪）？黄金龙将你家怎么了？小女子咬牙切齿地对曾清泰说，他杀了我家十三口。就我与我弟弟不在家，没让他们杀掉。现在我卖了我自己，就想买十三口棺材埋葬家人。你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做生意的。跑哪条线的？不知道。我只听说他驾船往返于舟山上海之间。你父亲为谁？何大忠。曾清泰听后浑身紧束问，你家是不是舟山有名的何家大族长？是。你父亲怎么与黄金龙结的仇？小女子答，一年前，山大王黄金龙要抢何家渔村钱粮，我父亲为保何家渔民生死与他对打。因何家人多势众，黄金龙被我父亲打败。我父亲杀了他手下十八兄弟。三天过后，黄金龙为复此仇，率一百三十名绿壳，从朱家尖出发，连夜偷袭何家村，不仅杀我父亲，且血洗我家一门十三口。黄金龙杀了我全家后扬言，哪个敢帮我家，他黄金龙就率全部兄弟灭他们一族。吓得村子里何姓人全都鸟兽散。“鸟兽散”，不是读过书之人，何说得出口“鸟兽散”三字？曾清泰心中一动问：怎么说，黄金龙还没把你们家杀绝，你还有个弟弟是不是？是。他现在在哪？让我藏在一处山洞里。那你们姐弟俩叫什么名字呢？我叫何金香，我弟弟叫何金锁。这么说，你们家那十三口人一直没埋，还躺在那里？是。好，你带着我先上你家看。你认识我父亲？我与你父亲只见过一面。曾清泰此言一出，小女子跪地号啕大哭：军爷，我别无他求，只要能让我家里十三口枉死之

人有个下葬之地，让我弟弟有口饭吃，我就是替他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曾清泰说，你放心，一切有我。曾清泰上前一把将她头上插的草标拔去，转身对跟着曾清泰的兄弟张连胜说，救人一命赛造七级浮屠。这个忙，我帮定了。

曾清泰即让何金香找弟弟出来。

何金锁一到，曾清泰即让张连胜雇有海船一艘，由张连胜将姐弟二人连夜送归黄岩。何金香与她弟弟随张连胜一走，曾清泰即检点本部十八位壮士来至舟山何家。曾清泰至何家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好好一个大户人家，让黄金龙这些绿壳踢登得面目全非。一座画龙雕凤的三台九明堂大院，被暴力毁损得栋崩榱折，尸体横陈。曾清泰出钱让十八壮士去一趟城里棺材店，买下十三口大棺材。棺材抬到后，曾清泰亲抬何大忠尸体至何家坟山下葬。那时，前来观看的何氏子孙个个心惊胆战，上前说，军爷，你这么做，好是好，万一黄金龙要杀我们怎么办？曾清泰对他们说，你们告诉黄金龙，葬何氏一门十三口者，舟山参将曾清泰，字商民，黄岩宁溪曾家村人，你们让黄金龙来黄岩找我好了。人埋了，事了毕，曾清泰遂甩手归家。

是不是这黄金龙来找过曾清泰？曾清泰与黄金龙之间后来曾发生过什么？《曾氏族谱》中均不曾有明确记载。如今一切随着日月交替，渐行渐远，历史真实往往被坊间传说所替代。但有一点却是真实：曾清泰妻子为人十分厚道。张连胜一将何家两孩子交他姐后，即归江口镇家中看母。曾张氏一让姐弟二人落地生根，即与何金香见面。这一见面不要紧，让曾张氏大喜过望。曾张氏做梦也没想到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小女子，其貌其相不同寻常。尤令曾张氏心中怦然心动的有三处：一，何金香印堂处有生一颗大红痣；二，体态作派非同民间女，个子虽然长得矮点，但面相极为周正、富态；三是双乳高挺，屁股浑圆。曾张氏虽非专业看相人，但民间一直对女人有说法，叫好不好看三道：看脸、看乳、看屁股。说是女人脸圆必发家，乳大必生贵子，屁股大必能守家。曾张氏一看这姑娘分明是个当家女子，暗中即蠕有一条钻心虫，于是一边与她打理家中琐碎，一边偷着从她嘴里套出她的生辰八字。某日，曾张氏拿着这个生辰八字，便去了分水岭村郑家，找至一名叫郑继书老学究算命。这郑继书是台州郑虔嫡系子孙，学富五车，只因几次考举皆不中，遂从术数业，以看风水、算命，测字得几个小钱糊口。郑继书将何金香的八字略一推演，大喜，即对曾张氏说，别看这女子并非天姿国色，却天生

多子女的好女人。商民公若是真能收她为妾，定让曾氏大份一脉人丁兴旺。曾张氏听后大喜。半个月后，曾清泰因军事过海门折道归家。曾张氏动员曾清泰纳何金香为妾。曾清泰暗中心喜，脸上却戴有面具，拍桌怒责说：尔等想陷我于不义耶？曾张氏说，我何为陷你于不义？曾清泰答：一，他们家落难，我收她为妾，这不是趁火打劫又是什么呢？二，祖上有明文规定，凡我曾氏子孙蓄妾者为对天大不敬，我身为族长，带头犯案，不是不义又是什么？三，我今年五十有一，她年仅十八，年龄相差整三十三岁，在我眼里只可收其为义女，岂可收她为妾？这非乱伦者何？曾张氏争辩说，社会上收妾的年龄相差三四十者，比比皆是，你与她只差三十三岁，有何不可？曾清泰说，他们不姓曾，我可姓曾，我作为曾氏子孙岂因此一区区小事，就丢了祖宗名节？曾张氏顿时沉吟不语。奇怪的并不是曾清泰明言不娶何金香，且是何金香一得知宁溪曾氏大份长子无后，居然咬牙定心非曾清泰不嫁。

何金香在曾家呆着的那段时间里，曾清泰前前后后不知托有多少人为何金香找丈夫，何金香居然连相亲都不去相一下。初时曾清泰不敢放肆，后时曾清泰决定一探真假。某天，曾清泰将何金香找来问，你为何不嫁？何金香答，我不想嫁别人。你想嫁谁？嫁你。曾清泰说，不可，不可，我与你年龄差别太大。何金香说，年龄不是千山万水、雄关大漠，就看你愿意不愿意？

那年腊月二十八，宗族会亲日来临。曾家村上下百号口人，开始紧张有序地大忙碌。买菜的买菜，烧火的烧火，洗碗的洗碗，抬桌的抬桌，布让的布让，杀猪的杀猪；厨房里煎的煎，炸的炸，炒的炒，烫酒的烫酒，一片呜呼呐喊。等到曾家村曾家大祠堂那九盏大红灯笼高挂起时，所有同族宗亲全部到齐。十六盆好菜一旦摆好，即请宗亲们入席。入席时，曾清泰遂站在曾家祠堂门口两手抱拱，一边作揖，一边道谢迎接宗亲。所有曾氏宗亲落座后，曾清泰先总结一年曾氏子孙的表现，后是拿出宗亲公款，向曾氏生有儿子与七十岁以上老人发红包。红包一分毕，曾清泰即给曾氏长辈们一一敬酒。别看这是敬酒，与平常完全不一样。平常时节，为族长者可以喝，可以不喝。这一夜可不行，须杯对杯，碗对碗。少一分不敬，多一分不受。这一敬一受，让曾清泰打了个全局，喝得个酩酊大醉。直至夜间十时左右，乡亲们酒足饭饱，陆续走散。曾清泰这才昏头夹死脑地往自己家走。也许那天，曾清泰酒喝得实在太多；也许冥冥中那位看不见的神灵在背地里

作怪；也许可爱的上天在关上一扇门同时又打开另一扇门。曾清泰走进他房间后，一不点灯，二不招呼，将身上穿着的衣服一脱，哼哼唧唧地在何金香身边躺下去。这一躺下，你曾清泰想逃也逃不了。何金香呢，一因主母有交代，二因她本人早盼着这一天。曾清泰出于本能一伸手，发现妻子躺在身边，青春女性特殊体香一下子把他内底世界存着的这点本能从冷冻中复苏。他居然不知李代桃僵，遂将何金香当成妻子，开始对她实行全方位访问。一访问，成全一起婚姻大事。是夜，一个清楚得如山里一坑溪水，一个是浑得如八月十五涨起来的大洪潮。一片水渍洋洒，成全他与她之间的最后那点好事。成全后，曾清泰痴痴迷迷的还不知自己入的是新洞天福地。直至天大亮，曾清泰这才发现自己身边睡着的是何金香。他吓得一身狼狽，忙穿上衣服，抖身爬起。我怎么会睡在你这里？何金香即将曾张氏的交代说有一遍。曾清泰牙痛似的叫唤起来，天哪，这叫我怎么办呢？何金香倒是十分镇静，捋了一捋散乱的头发说，没有什么不好办的，生米做成了熟饭。曾清泰说，你只能成为妾。何金香说，我不想要什么名份，我只想给你生儿子。这就是你的报恩？女人点点头答，是。曾清泰说，我让你做妾，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何金香答，一是我阿弟同意，二是我本人愿意，别人管不着。曾清泰说，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哪，算命先生说我命中注定要横死。我一旦横死，你年纪轻轻，又得守寡，我心何忍？何金香说，守寡不守寡，我不在乎。你活着，我高兴；走了，我不后悔。只要不让你曾家香烟在你这个地方断链。曾清泰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个女子如此痴情，喜的是木已成舟。对外正式宣布不难听。打心里说，他非常感激他妻子张氏。若是他真与算命先生说的那样横死，他曾家大份不娶个能生孩子的女人过来，他曾家大份不就断了人脉吗？

曾清泰将曾氏一门男丁全都在曾氏祠堂里聚集起来。曾清泰与妻子曾张氏一起上香，拜过老祖宗后，这才将他决定娶何氏为妾一事公布于众。

曾清泰与何金香正式举行婚礼。四年一过，何金香为曾清泰生下三子，长子名曾朝卓，次子名曾朝明，三子名曾朝济。

曾清泰是曾氏家族迁至黄岩宁溪后这块风水宝地后，第一个圆有好梦，成为宁溪山区第一个最负重望的重量级人物。时人咸称曾清泰为“长老”。宁溪山区百姓则尊称曾清泰为“商民公”。

曾清泰一听来他们村的方氏，一是明方孝孺之后，二是祖宗托梦，岂有不同意见之理？无论从国、从社会、从种族、从家族、从家庭、从个人，只要他是人，人的本身全有着他自私的基因。只要你是人，你处理任何事情全以本国、本族、本家、本人自身利益最大化来考量。《曾氏家谱》明确载：曾氏家族之所以同意方氏子孙入住曾家村，有着三个关键性原因：一因那时黄岩宁溪山区人众实在太少。所谓的曾家村，只有曾氏七户人家，一旦遇着个天灾人祸，连个帮手都没有。别的姑且不论，就那山上多得不能再多的“狗头虎”，你也对付不了。曾氏一门刚将家建好的第二天，有一曾氏子孙，误将一条狼崽当成狗崽，打死，吃了，结果遭狼群大报复。上山砍树时，足有三十只狼同时扑上，将他活活咬死、撕碎、吃掉。当曾氏人集体上山去找到时，这位曾氏子孙只剩下了一堆森森白骨。人是群居动物，尤其人类世界一直存在着弱肉强食，人气不旺很难有安全感。二因这七户曾氏子孙各有儿子。大份有三子两女，二份有两子两女，三份有三子两女，四份有四子三女，五份有三子无女，六份有两子两女。七份只有一子一女。岁月如梭，星换斗移。人易老天难老。他们如山的树与毛竹，一个个渐渐长大，婚姻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同姓不可婚配，不引个他族人家过来，你让曾氏子孙自己与自己的妹子结婚？想当年，因曾氏族人无女子婚配，不得不去下洋头抢女人上山，曾发生过一次大械斗，打死三人。初议此事时，曾清泰一提出，遂遭曾氏三份强烈反对。曾氏三份说，我们曾家之所以搬至这里，是承天意得此风水宝地而来；你现在将方氏引入村中，万一风水宝地让他们方氏接走，我们曾氏后代子孙如何发得起来？曾清泰是大清国舟山参将，尽管没有读过多少书，毕竟曾跟着曾国藩出生入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多少知书识礼。曾清泰回答曾氏三份说：天下万物皆有命。天有天命，家有家命，国有国命。我曾商民什么都不相信，但“命运”二字我相信。命中注定是你的，别人也拿不去；命中注定不是你的，拿来也是祸。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一句话是：“一切命中注定。”孔子《论语》有所有的话，真正深入人心的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无论成功、失败、委屈、张扬，一旦有此八字垫底，一切逆心之事全部化成一蓬青烟。那时，曾清泰是曾氏一言九鼎的族长。他一开口答应，曾氏子孙岂有不同意见之理？曾氏兄弟同意方氏一门入曾家村安家，但曾氏族人提出三条要求：一是结拜义兄弟；二是互相通婚；三是永生永世团结一致对外。方铎只提出一点要求，是否愿意将曾家村更名为